目　录

新桂系的崛起与两广统一及大革命北伐 ……黄绍竑（1）
新桂系崛起百色的片断回忆 ……冯　璜（86）
胡宗铎、陶钧把持武汉政局
　与新桂系内部矛盾 ……涂允檀（99）
台儿庄之战与徐州突围亲历记 ……赖慧鹏（110）
我所知道李宗仁竞选副总统
　及其代总统的经过 ……吴彦文（128）
改造广西同志会的成立及其斗争 ……梁烈亚（150）
改造广西同志会的片段 ……沈　樾（175）

订正、质疑、更正

对《新桂系与鸦片烟的关系》
　几点订正和补充 ……冯　璜（179）
对《自治军占领南宁后广西的局面》
　一文的订正 ……李　微（181）
对《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内幕》
　的订正和补充 ……冯　璜（182）
对《李品仙盗掘楚怀王墓亲历记》
　一文的质疑 ……梁岵庐（18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新桂系的崛起与两广统一及大革命北伐

黄绍竑

前言

新桂系这个名词什么时候产生的呢？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三人作为蒋介石背叛革命的主要帮凶，遂成为反动的要角。宁汉分裂，长江方面孙传芳大军渡江，被蒋、桂军所消灭，李宗仁、白崇禧复勾结西山会议派把持南京特别委员会。两广方面黄绍竑得到李济深的掩护，把所部伸张到广东，把持两广，这几个广西佬遂为人们所注意和反对，他们遂继续承陆荣廷、谭浩明、陈炳焜、莫荣新等旧桂系的传统成为新桂系，遭到全国各方面的反对，成为国民党内战的导火线。汪精卫、张发奎、黄琪翔等反对于前（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反对于后（一九二九年），新桂系在内战中挫而复起者屡。最后（一九四九年），终于把蒋介石迫下台去，李宗仁做了中华民国的“代总统”。直至一九五〇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解放了全国，新桂系才根本消灭。

新桂系的起来并不是偶然的，它在旧桂系的统治时代就

种下了根。主要是当时广西陆军学生与广西绿林出身的统治者的矛盾，也就是新旧的矛盾。不但广西如此，就是广东方面的粤军系统（新的）和蒋军系统的发展也是这样的。这几乎成为全国性的各个实力派发展的规律。

新桂系在旧桂系统治之下由于旧桂系的崩溃而渐露头角，中间经过十多年长期的复杂锻炼才冒出头来。外间所知道的多半是桂系成名后的事，本文所写的是新桂系形成前的事实。这些历史资料虽然很多是属于广西省范围，或者是关于广东局部范围，叙述未免琐细，但为了有系统地研究整个新桂系的历史和两广局部的历史，还是有必要的。

李济深是不是新桂系呢？就表面看，他是新桂系的主要人物，所以他首先受到汪精卫等的反对，继而被蒋介石所囚禁。就实际情况来说，李济深只是新桂系的扶植者，是新桂系的恩人和朋友，但他不是新桂系。他为新桂系受了政治上的大冤枉。

作者是新桂系的首要头目之一。本文叙述的资料都是本人亲身的经历，其中某些具体时间是参照东方杂志中国大事记得来的，但事实内容并不完全一样。而有些事情则系由它的启发而回忆出来的。

一、广西陆军学生与旧桂系的矛盾

一九一六年，旧桂系陆荣廷等借着护国的名义占领了广东。陆荣廷做了两广巡阅使；陈炳焜做了广东督军（后因粤人的反对，陈改任护军使，由莫荣新继）；谭浩明做了西广督军。他们（指旧桂系）多数是在前清末年由游勇招安出来

充当前清巡防营军官出身的。他们在人的关系上，首先是考虑曾否当过游勇，第二是曾否当过巡防营军官。而对于陆军学生是很歧视、很不信任的。

广西陆军学堂成立最早的龙州讲武堂，是前清广西太平思顺兵备道庄思缄（蕴宽）创办的。蔡锷曾任过堂长。学生是将巡防营一小部分军官加以短期的新军训练，为改造旧军的准备。据说陈炳焜曾入过龙州讲武堂，因此龙州讲武堂与旧桂系稍有渊源，但时间很短，人数不多。广西陆军混成协干部学堂是前清宣统元年开办的。前清建军计划，是在广西成立一镇（即师）、一混成协（即混成旅），而先成立一个混成协来培养下级干部。因此就先创办广西陆军混成协干部学堂（后改称广西陆军干部学堂），庄蕴宽、蔡锷先后任总办，蔡锷湖南人由于蔡招收的学生多数是湖南籍、其后甄别考试，又淘汰桂籍学生二三十人，因此引起广西人的公愤，发生倒蔡学潮，几乎弄得全省学堂罢课、商人罢市。蔡亦因此而离开广西，由云贵总督李经羲调往昆明。继任的是覃鎏钦。干部学堂前后办了两班共百余人，绝大部分充当混成协下级干部。辛亥革命，混成协参加北伐，留在广西的干部学生很少。广西陆军小学堂是前清培养陆军正式军官的少年学堂，各省都有，毕业后升入武昌或南京、北京、西安的陆军中学。陆中毕业后，经过入伍再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广西陆军小学前清光绪三十二年即已开办，辛亥革命时第一第二期已毕业入武昌陆军中学，第三第四期尚未毕业。辛亥革命，这些未毕业的陆小学生一部分参加广西北伐学生军敢死队北伐去了，后来同各省学生军一起成为保定军官学校学生第三期。留在广西的大部分陆小学生则改为广西陆军速成

学校（并加招一部分普通中学生），一九一三年毕业。同时还有极少数的日本士官学生或陆军大学生回到广西。

一九一五年冬，保定军官学校第一、第二、第三各期先后毕业。到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帝制失败暴死之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北洋军阀当权。他们对素不信任的保定军官学生直接留用的很少，一律都发回原籍候差，其实是要学生自寻出路。因此，有些桂籍学生如廖磊、李品仙、叶琪、程潜州等则往湖南投赵恒惕，因湖南对保定军官毕业生尚为欢迎；有些有人事关系的则自寻出路；其余都在南宁候差。

一九一七年，旧桂系创办广西陆军模范营，表面上是为改良旧军作骨干模范，其实是恐怕这些陆军学生聚集闹事，不得不如此敷衍。广西陆军模范营的军官是超编制的，借此可以使多一些陆军学生有饭吃。督军谭浩明任广西唯一的日本士官学生马晓军为营长；马军毅为营附；罗经为营副官（龙州讲武堂毕业的老军官）；朱为珍、曾志沂、黄旭初、龙振麟（皆陆大毕业生，龙病死后由苏瑞继任，苏是干部学堂毕业生）为连长；黄绍竑、白崇禧、夏威等保定军校毕业生和陆军速成毕业生张淦等都当连附。广西陆军模范营的军官可以说是集广西陆军学生的大成，因此当时有人喻为“万绿丛中一点红”。“万绿”是指旧军里的绿林好汉；“一点红”就是指这一个营的陆军学生。

一九一七年秋天，旧桂系借着护法的名义，广西督军谭浩明做了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出兵援湘。广西军队真是空巢而出，成立不久的陆军模范营也改为联军总司令部的卫队第一营，以下还有卫队第二、三……等营。陆军模范营所以改为卫队第一营，并不是因为它忠实可靠或战斗力强，而是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形式上比较整齐，纪律也不坏，可以作为“联帅”的仪仗队，摆摆样子。在谭浩明看来，真正忠实可靠和战斗力最强的，是他老弟谭浩清的第二营和他的外甥李绍英的第三营。我们随着联帅行动，不是出发时候整队欢送，就是到达宿营的时候整队欢迎，这些无聊的仪节，激使那些青年军官更加不满。陆军模范营随谭浩明到达长沙、随即又随他败退湘南。吴佩孚与旧桂系勾结妥协之后，在北方则展开直皖战争，在南方则展开旧桂系与孙中山摊牌的斗争。护法之战宣告结束，营长马晓军升了第一军副司令，其实还是带这一营人。黄绍竑、白崇禧、夏威、张淦、廖光都由连附升了连长（原来的连长朱为珍、曾志沂、苏瑞都升了各军的少校参谋，黄旭初升了少校营附）。那时左江同正县、左县、扶南县、绥渌县、崇善县五属土匪猖獗，这营人奉令开到那里剿匪。剿匪在旧桂系的统治时期里是一个滑稽骗人的名词；他们之中，由陆荣廷起，好多人都是由绿林起家的，他们虽然做了广西的统治者，但对地方治安总不能不负一点责任。当护国、护法之役，军队需要扩充或补充，他们就大事招安匪帮，一方面作为军队扩充补充的主要来源；另方面则是维持地方治安的唯一办法。而匪帮的大小头目也就以组织匪帮然后招安受编升官发财的捷径。

那时正是广东情况紧急，军队外调，左江五属匪患迫近南宁，表面上不得不剿。旧桂系一向轻视陆军学生出身的带兵官，说他们没有作战经验，比不上绿林出身的好汉，正好借此作为考验。如果剿不了匪，就更证明陆军学生的不中用，就更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匪帮收编成为正式军队。这是广西历年来维持地方治安的规律。但事实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我们一营人在短短的两个多月里就把五属的匪患完全肃清。白崇禧最后又把已经招安出来的三十多名土匪一律枪毙，这是民国以后广西剿匪史上没有前例的。不但匪帮胆寒，而绿林出身的军官们亦深为妬恨，说我们做得太过火，没有信用。我们这营人纪律也很不错，五属的老百姓更为称赞，好些地方的富户还为马晓军建立了“生祠”，马晓军就因此而被提升为广西陆军第一师（师长陆裕光）第二团团长。表面上是报酬他援湘剿匪之功，其实是明升暗防，将陆军模范营并入陆军第一师第二团里去，用两营来监视一营，营长仍由马晓军兼。我们几个出力的连长得不到一些好处，更为愤恨。

一九二零年夏天粤军回粤。马晓军这一团调肇庆填林虎军的防，不久又把黄绍竑、白崇禧两连及陈雄的机关枪连调广州。桂军在广东溃败，马晓军团亦随之沿西江退回梧州附近。旧桂系自广东溃败之后，对学生出身的军官及所带的队伍更不放心，不敢将马晓军团留在梧州附近的前线与粤军接近，遂把他及原带的基干部队调驻远离前方广西西北角上的百色县。

二、百色的失败和退出广西

百色是广西西北境右江上游的一个水陆交通城市。水路有小汽船下通南宁；陆路北经汪甸、逻里，过红河通贵州省的安顺府；西经禄丰、剥隘通云南省的广南府，是云、贵两省出口货物的汇集点。云南、贵州过去的特产是鸦片烟土，因此百色就以鸦片烟土的集中地著名。提到百色，当时的人

们就会自然地想到鸦片烟土。前清时代，那里驻有右江镇总兵，民国以后也是军事重镇，军队非与当道有特殊关系的是不能调驻那里的。马晓军及他原带的陆军模范营被调驻那里，社会上某些人认为是陆荣廷、谭浩明对他的信任和照顾，使他们可以得到发财的机会，因为驻在那里的军队一向是靠护送烟帮发财的。其实马晓军团被调驻百色，是陆、谭对于陆军学生的怀疑，不愿其在梧州前方与具有革命气味的粤军接近，并不是什么信任和照顾。

一九二一年两广的战事再度发生，粤军攻下梧州，桂林、柳州、南宁相继失守，旧桂系的世界已经完蛋。孙中山派的广西省长马君武加委马晓军为田南（即右江上游各府县）警备司令。马晓军接受委任、脱离旧桂系的关系，部队除原有者外还收容了一些散军。黄绍竑、白崇禧、夏威都当了营长，陈雄当机关枪队长，黄旭初当了参谋长。此外，还有许炳章、陈秉文、韦云淞那些附和的部队。号称六个营，共约二千多人。

孙中山以讨伐陆荣廷出师北伐为号召，贵州旅长胡瑛率领黔军两个团进驻百色，同我们的部队驻在一起。当初主客军的意见是很深的，彼此戒备很严，黔军那两个团长都是保定同学（陆荫棋、刘端棠），因同学的关系，彼此渐渐能相安合作。因此南宁失守之后，旧桂系残余部队不敢向百色方面溃退，而是向龙州方面和武鸣、都安方面溃退。后来不久，黔军胡瑛旅响应孙中山在桂林出师北伐的号召，调往柳州集中（柳州也有黔军谷正伦旅）。旧桂系残部刘日福、马玉成、陆云桂素知百色是发财的好地方，又侦知黔军他调，百色驻军力量薄弱，而且马晓军新收的部队尚未团结巩固，

遂由靖西方面转向百色（那时龙州已为粤军黄大伟、黄明堂占领，陆荣廷、谭浩明等已逃入越南）。南宁方面的广西省长马君武和粤军总指挥叶举认为刘日福等残部穷蹙无归，可以收编，派代表谭儒翰、甘尚贤、邓鼎封、周扬亚等来百色，商量改编，并不叫马晓军戒备拒止或武力解决。于是旧桂系刘日福等残部七八千人与马晓军所部两千多人混同驻百色，敌我不分。刘日福见马晓军的力量有限，军心又不巩固，他们（指刘日福等）平日最恨新军，尤其是马晓军的部队受了粤军的委任，挂了粤军的旗帜，他们认为这是桂军的败类，叫“反骨仔”。于是乘其不备的向马晓军部包围。马晓军胆小顾虑多，不敢命令部队还击或突围；黄绍竑、白崇禧、夏威、陈雄等那时也没有很多经验，不敢独断专行，进行反击，只是静候上级的命令，这样相持了一个晚上。在优势敌人包围之下，部队的战斗意志瓦解了；先是陈雄机枪队和夏威营开始溃散（因这些营队新收的旧军很多），继之白崇禧、黄绍竑两营亦随之不能支持。在百色城的部队遂全部被刘日福缴械。白崇禧、夏威、陈雄跳城逃走，黄绍竑被俘，马晓军逃南宁。马军就这样的失败了。

刘日福等既缴了驻百色城马晓军部队的械、完全占领了百色城，遂自称为“广西自治军总司令”，这是一个新用的来反对客军的名词。因为入桂粤军、尤其陈炯明所部，也同过去桂军在粤一样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广西人民恨之切骨。这时陆荣廷、谭浩明等已经逃走，群龙无首，已无名义和有组织的从事抵抗，于是就有人（据说是蒙仁潜）提议用“自治军”的名义（一九二零年旧桂系由广东败退回广西时曾宣布广西自治），团结陆、谭余部来抵抗入侵的客军，并消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响应粤军的刘震寰、马晓军等。自治军除陆、谭残部之外，所有地方上的地主豪绅，为了保全生命财产，凡有武装的都参加，没有武装的也都表示同情和支持；即贫苦农民也不少盲从附和，成为当时普遍设立了“自治军”几个月之间遂遍及全省。凡残留在各地的桂军比较高级的军官，都自称为自治军总司令。刘日福就成为百色方面的自治军第一军总司令，陆云桂、马玉成成为副总司令，并与都安方面的林俊廷、陆福祥、蒙仁潜等联合向右江下游移动，威胁南宁，形势顿时大变。这时陈炯明尚未公开反对北伐、背叛孙中山，粤军在广西的兵力尚可控制局势，驻在南宁的粤军总指挥叶举乃派熊略部向百色进攻，在恩隆县附近（百色下游百余里）稍有战事，刘日福就向各县逃遁，粤军进驻百色。

黄绍竑到百色不久即受烟帮引诱，开始以武装护送鸦片烟土，抽收护送费。他与烟帮头子陆华甫、刘宇臣、蓝宝南等及各县土豪劣绅搞得很熟，并与陆华甫结拜兄弟，大运其鸦片烟土。黄被刘日福俘虏后，刘日福本想把黄枪毙，但得烟帮头子刘宇臣的疏通，得以恢复自由，乃逃往百色以北百余里的黄兰从事组织武装活动。他随身只有一枝木壳枪和一个号兵。马晓军所部除驻在百色城的被缴械外，在百色至贵州的大路上尚有夏威营的一个连，刘斐就在那个连里当排长；韦云淞营的一连亦驻在那条路上，担任护送烟土。白崇禧逃出城后，就率这些残余逃往贵州边界上依靠黔军驻南笼司令刘端棠（号莘园曾任驻百色胡瑛部团长、保定同学）。刘日福派兵去肃清马晓军残部并搜拿黄绍竑。黄绍竑得到百色县豪绅黄炳煊、凌云县豪绅岑学三（岑是前桂系名义领袖两广总督岑春煊的族侄）的支持，他们在地方上有武装有势

力，他们也想借机会来扩大他们的势力，于是组织了两个营（每营只有杂枪百余）归黄绍竑统率。黄绍竑就在凌云、百色一带活动。

白崇禧、夏威、陈雄等率残部逃到贵州边界的坡脚，自治军刘日福派队伍去消灭他们，稍有接触，但未能得手。他们（指白、夏等）乘熊略的粤军进攻恩隆、自治军撤离百色时，遂与黄绍竑的拜把兄弟烟帮头子陆华甫联合一起率所部向南移动，与黄绍竑会合。马晓军随粤军回百色不久也回到部队，再由马君武、叶举改委马为田南警备军第五路司令（田南警备司令改委莫昌藩），部队编为两个统领：以黄绍竑为第一统领，黄炳煊为帮统兼营长（百色县民团改编），另外两营则是冯春霖（新归附的旧军）和岑润博（凌云县民团改编）；白崇禧为第二统领，夏威、韦云淞、陆华甫（烟帮编成）当营长。两统领所辖的营，每营只有百把二百人，总共凑了千多点人，勉强成个局面，移驻恩隆附近。白崇禧因由八渡渡红水河入贵州境，在板坝跌伤了腿不能行走，不久就到南宁转往广州医治。马晓军见形势不佳，随后也离开部队往南宁活动，所有的部队都归黄绍竑率领。

粤军熊略、苏廷有部虽然占领了百色，但刘日福等仍盘踞附近各县，实力并未消灭，百色、恩隆成为大洋里两个孤岛。莫昌藩（新委的田南警备司令）、黄绍竑的力量皆很薄弱，粤军熊略、苏廷有部撤回南宁（原因见下文）后，形势更为孤单。在恩隆我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某连长（已忘其名）慑于自治军的声势，建议我们取消粤军所委的番号，并袭击莫昌藩的副司令谭颂达（恩隆粤籍商人），进占百色，与自治军取一致行动。马晓军颇为心动，但还有种种顾虑。

某连长说："水到滩头石自开"，只要把旗帜换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黄绍竑则极力反对，力主马晓军到南宁去，向粤军请示办法。

陈炯明因反对孙中山北伐，孙中山把他的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职务免去（只保留陆军部长职衔），并由桂林回军广州转由韶关出师北伐。陈炯明悄悄地溜回惠州城李炳荣旅等候时机，并电侵桂粤军总指挥叶举把入桂粤军极大部分调回广东。叶举全军回到广州后，要求陈炯明复职，实行背叛，仅留黄明堂所部及桂军附粤的刘震寰所部回守南宁各地。自治军趁此形势遂发动全面进攻，除梧州、南宁城之外尽为自治军恢复。黄明堂、刘震寰固守南宁，并由马晓军转电黄绍竑部队由右江的恩隆向南宁集中助守南宁。那时，右江下游自治军白旗飘飘，到处都布满了自治军。黄绍竑率队向南宁前进，在右江的南岸行了六日就打了七仗，最后到了左右两江的交汇点三江口，天已黄昏了。虽然不是行到天的尽头，却是到了地的尽头。两边夹隔着左江和右江，对岸都有自治军守住，后面的自治军好似一群饿苍蝇一样：赶它就飞去，不赶又追来。如果拖延到明日天亮，就会全部被缴械。黄绍竑黄昏后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命令韦云淞、陆华甫堵着追击的敌人；命令夏威、冯春霖两营集中精锐集结在右江南岸。我们还有几只载运家属行李的船就用来作为乘夜渡过右江的工具。在黑夜里把那精锐的三百多人渡过了右江北岸，还好尚未为山上敌人的哨兵发觉。黄绍竑亲自率队，下令上起刺刀、不许放枪，悄悄地向敌人占领的山头冲去。山上的敌人万料不到我们这个动作。我军冲到敌人阵地面前敌人还正在睡觉呢！敌人被我们俘虏了，阵地被我们占领了。我部

后续的部队也陆续渡过了右江，到了离南宁四十里的石埠圩。这一场艰苦的行军战才算结束，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到南宁城附近的时候，自治军的主力已攻到南宁城北约十里的大王坟，粤桂军退守城外镇宁炮台。黄绍竑把队伍留驻西乡塘窑头村附近（南宁城西十多里），单身入城去找司令马晓军报告经过。他说："黄明堂，刘震寰要我部增加长堰岭和镇宁炮台一带高地前线。"我问："他们是不是准备死守或反攻呢？"他说："看情势南宁是不准备久守的，也不能久守；他们（指黄、刘）要我们增加不过是要我们掩护退却罢了。"他又问我的意见？我说："好吧！请你快回到队伍里去，我有办法；这里不便说。"那天下午刘震寰的师长严兆丰还请我在南宁酒店打麻雀牌吃花酒，我那里还有闲心！到一到，见情况紧急就回队伍里了。

黄绍竑同马晓军回到窑头村的司令部已是黄昏后了，就下令把部队连夜渡过邕江南岸。马晓军说："这样岂不是违抗命令吗？万一他们把敌人击退，守住南宁，追究起来怎样办呢？"我说："他们知道我们撤退，还不跟着撤退吗？也许他们现在已经撤退了。"我又说："如果他们以后要追究你就把责任完全推给我，因为军队已完全交了我指挥，你可以不负责任。"

果然，那天晚上黄、刘粤桂军也放弃南宁渡过了邕江南岸，向钦廉溃退。我们不能久待在那里，于是取道亭子圩、吴村圩、棉羊跟着他们向钦廉撤退。但是黄明堂的粤军（系民军改编的）纪律之坏是有名的，尤其在战败退却的时候，显得更坏，沿途抢劫，老百姓逃走一空。我们跟在他们的后头就无法找得饭吃。我在吴村圩驻了一夜，心里很踌躇——怎

么办？跟着他们给养有种种的困难，这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们不遵命令增援就撤退过江，目前虽然没奈我何，但事后他们要追究起来就很难对付，可能把我这个人军法重办；也可能把我的部队缴械。因为在失败损失的时候乘机缴友军的枪来补充自己，在旧军里是常有的。于是我决心不再跟他们向钦廉撤退，把队伍准备由吴村圩转向东方经桂境的那马、那连圩再入粤属灵山县整理。但马晓军不很赞成，他说："我们不服从命令增加前线，撤退南岸已是不对，现在又不跟大队走而转向灵山，岂不更增加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其实他真正的用意并不在此：第一、他胆小，怕在桂境被自治军追击；第二、他想到北海乘船逃广州脱离部队。我说："我部到灵山既可以休息整顿，也可以作北海的侧背掩护，于大局是有利的；至好请司令（指马）同参谋陈雄去北海见见黄明堂、刘震寰，把南宁撤退经过和转进灵山向他们解释解释。"我率部队取道桂境的那马圩、那连圩入粤境的那楼圩向灵山县前进。到了灵山，马晓军就同陈雄去北海了。

我们的部队重新成立后总共只有千多人，在恩隆到南宁一星期的连日连夜作战伤亡虽不大，但疲劳已极，病号很多；营长夏威就在南宁撤退的时候请病假离开了队伍。随队撤退的营长只有冯春霖、韦云淞、陆华甫、黄炳煊、岑润博五人。只有冯、韦是军人出身，其余都是文人出身。部队行到那马圩自治军追到了，前面阻着一条山洪爆发的小河不容易渡过；冯营长春霖是后卫，极力掩护，前队虽勉强度过，但后卫渡河时被敌人在对岸山上扫射，冯营长最后那一次船（只有一个船）沉没了，全船牺牲。冯营长是广西速成学校毕业，原是马济所部统领唐绍慧的营长，一九二〇——二一

年在广东、广西经过多次的战役，勇敢善战，在我们百色失败后才归来的。由恩隆下南宁之间的历次作了战，他和他那营出力最多，不幸覆船死亡，实力大受损失，如同断了我的右臂一样。

残部进入粤境边上的那楼圩才算脱离了自治军的威胁。可是那时广西境内许多乡村都插上白旗（自治军所用的旗帜），表示敌意，即使它仅有一枝枪也要向你射击；尤其在撤退的时候，你就更不敢去惹他。这就说明了一九二〇年桂军在东江失败的情况和这次粤军在广西失败的情况，都是完全失败在没有群众的支持，失尽了人心。在那楼圩稍为整顿了一下就向灵山县前进。军队给养怎么样呢？我们到南宁的时候，刘震寰仅发给我们一些广西军用钞票，广西军用钞票是陆、谭旧桂钞作废后的代用品。记得刘震寰的师长严兆丰请我吃花酒的时候叫了许多“老举”（即妓女）来，每人局票就发十元，那时每元只值几分钱了。有些妓女私下说：“一个局票只好买点解手纸或月经纸，出局回去又不知怎么样了！”当然到了广东境更是一钱不值了。我们部队吃饭问题怎样解决呢？

烟帮头子出身的营长陆华甫还带了二三千两鸦片烟土，我同他商量借一些作军队给养费。他说：“这是最后的一把救命米，为什么现在就把它吃了呢？”又说：“还有这些枪还怕没有吃吗？”我想他的话也颇有道理，但我们不能象其他军队那样由下级或士兵自己抢来吃，我们要吃得“礼貌”一些。于是把部队整顿好，申明军纪，向陆屋圩（是灵山与钦州之间的大圩）前进。老百姓见军队整齐，纪律至好，并不惊慌逃走。我们就派代表去与商会商量说明仅是经过，只

求一宿两餐，吃饱就走。商人也乐得化了三儿百元（千多人每人两角一日）把这些瘟神送走。这个方法即行之有效，由陆屋到灵山及以后由灵山至廉江，一路都是用这个办法，走了千里。我们到了灵山县后，一面向广西方面警戒，一方面整理部队。驻了十多天，陈雄由北海回来报告情况。他说："那里很乱，黄、刘自顾不暇，那有功夫来顾我们！我们要自打主意。"又说，"刘震寰已奉令由海道调西江守梧州；马晓军也乘船到广州去，不回来了。"我根据陈雄的报告，知道灵山不能久驻，于是打算离灵山取道粤境沿边的檀圩、武利圩、张黄圩、公馆圩、白沙圩、山口圩、青坪圩到廉江城，然后再经化州、高州、信宜县折入桂境容县的黎村圩。我是容县黎村圩人，是容县最大的封建氏族大地主，如果到了那里可以得到本族及地方封建势力的支持，作为一个暂时休息待机的地点，然后派人到广东方面去联络，以图发展。

驻在灵山的时候，有广西老民党广西清乡司令施正甫的部下统领陆清（也是一个老民党）也由宾阳、横县方面率百多人枪退到灵山，大家尚能相安。我把转进梧州的计划告诉了他，他也愿意同行。

我们的队伍在粤边上述的圩镇行了八天都没有碰到任何军队，没有发生什么事故，顺利地达到廉江城。那里驻有一部分粤军，因不知我们的来历，拒止我们进城。紧闭城门，严阵戒备。经我派人去说明，才没有发生误会。但因此我心里对继续东进就产生相当的顾虑了。因再东进就要经过化州、高州、信宜等广东比较重要的县分，那里一定有更多的粤军，他们是否准我的队伍通过很成问题。在廉江城外忽然遇到我的胞兄黄天泽，我很惊异，我问他："来这里干什么？"他

说："这里不方便说话。"我到他住的客栈里后秘密地说："玉林李司令德邻（李宗仁号）知道你部退出南宁、进驻灵山，一定会经过这里，要我来这里等候。李德邻驻玉林有两千多人，实力颇雄厚，玉林五属地方富庶，再多一些人也能养活；那里都是些同学主持，他们诚恳派我来欢迎你，邀你带队同去同他们合作。而且你再前进，要经过化州、高州，前途困难重重、必须考虑。"继续东进的困难，他即不说我早亦是料到的，于是决心把队伍转回玉林方面往依李宗仁。但对部下怎样宣布呢？次日仍下令向化州前进。行到石角圩，这是东西南北道路的交叉点：向东是去化州的道路，向北是入桂境陆川的道路。我就对部下撒了一个大谎说："化州的粤军与廉江的粤军要前后包围我们缴械；现要把路线转向北方，进近陆川。"部下鉴于昨日廉江粤军的戒备情形，这个谎扯得很自然，队伍遂进到陆川边界上的车田圩住下来。那里全是姓黄的（约有两万人），是我远祖支派，一向有往来。他们都起来欢迎我、帮助我。

夏威自南宁因病脱离队伍后回到容县，后来也到玉林，李宗仁就派他带委任状及军饷来到车田圩，归回部队。李宗仁委我为他所部的"第三支队司令"，我接受了委任，宣布就职。当改换旗帜的时候，有一个冯春霖营的很得力的老班长（忘记其名）不赞成，带了一班人走了，我派人去追，想用道理说服他，他说："如果要当自治军，以前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不可以当呢？为什么千辛万苦，行军两千多里，打了多少仗，死了多少人，连冯营长都阵亡了！现在又向自治军低头呢？我宁死不当自治军，请统领不要管我好了！"他入山去不知下落，我很长时间都不能忘记这个班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